

外国电影从刊



9

WAI GUO DI AN YING G C

N.

外国电影丛刊 9

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译室编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京

目 录

电影剧本

- 影子部队 编剧：〔西班牙〕麦·莫耳·奥蒂（1）
麦·达马约
对白翻译：上海电影译制片厂
场景整理：玉册
- 我对青春无悔 编剧：〔日〕久板荣二郎（85）
对白翻译：瞿麦
场景整理：钱根山 桑双
- 遗产 编剧：〔日〕稻垣公一（137）
翻译：单晓东

电影故事

- 阿琴与佐助胡志昂编写 (214)
女佣人施小炜编写 (227)

影星生涯

- 原节子的艺术生涯 (243)
- 日本女电影演员兼导演——左幸子 (251)
- 岸惠子小传 (257)

新片评介

- 《矿工的女儿》：述评与介绍…………… (265)

影 子 部 队

(西班牙电影剧本)

编 剧：麦·莫耳·奥蒂

麦·达马约

马德里 苏爱维亚影片公司出品

对白翻译：上海电影译制片厂

场景整理：玉 册

(俯瞰)一座城市的远景轮廓：鳞次栉比的房屋，一条蜿蜒的河流……

一面旗帜升起，逐渐占满了整个银幕。

大街上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摩肩接踵地行走着，行走着……

叠印字幕：

“我们把这部影片献给全世界的妇女，她们默默无闻地把一生献给了爱。”

堆满云层的天空，从镜头前移过去，移过去……

一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，他看着自己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……后来，为了使亚当在天堂里不至于太寂寞，他创造了一个女人。

“我们都知道，他在创造女人的时候，是用了男人的一根肋骨，是的，他只用了一根肋骨。

“可是，这么一来，事情就复杂了……先是发生了罪恶……而后，上帝大发雷霆，结果，万物之灵的男人被赶出天堂，凭着自己的劳动，创造了这样巨大辉煌的建筑。”

画面上展现出城市的高大建筑，一位男人背对着镜头，望着那座建筑物。他的声音在继续：“……这的确是他一个人干的，完全是一个人，而且还少了根肋骨……”

男人转过身来，面对镜头，那座建筑物耸立在他的背

后。他一副绅士打扮，手里拿着一根手杖，滔滔不绝地继续说：“有个女人有什么意思？至多给你做个伴侣，的确有时候很可爱，只此而已，可是说真的，女人有什么用？一无所用！”

男人挥舞一下手杖，继续说下去：“只会给你烧烧饭，缝缝扣子，或者是当有人上门找你要账的时候，跟人家说你这会儿不在家……”他耸动一下肩膀，“她们活得挺有劲；可是，能帮我们什么呢？是呵，先生……应该承认，有时候她也帮你打打领带。不是我说话刻薄，每当我们看到男孩走出校门，我们谁也不禁赞誉地说，”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，“呵，未来的公民！可是，在一所女子学校门前，”他擦燃一根火柴，准备吸烟，“我们谁又听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呐！科学家弗莱敏发明了盘尼西林，我们都说真得谢谢他，他延长了多少人多少年的寿命！可是谁又听到人提起过什么女演员延长了我们多少寿命呢？”燃着的火柴，烧着他的手指，他忙不迭地一甩手，把手指伸到嘴里舔舔，“呵，对不起……。也没人说延长了女人的寿命。凡是有名的科学家，有名的斗牛士，有名的艺术家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不但知道任何一条战线上高奏凯歌载誉而归的英雄，就是对那些失败了的好汉，也知道得清清楚楚。”他又点燃一支烟，吸了起来，“可是，有谁知道他们的夫人？我看，有些人很不以我的话为然。我是说，我们男人是一支冠冕堂皇的战斗部队；而我们的女人……嗯……”思考了一下，一挥手杖，“……呵，女人，是……是一支影子部队……对啦，是一支影子部队……她们是在家庭这个战壕里英勇作战。”

公寓的看门妇人，手腕上挎着一只篮子，走到男人的身

边。一盏路灯的光辉，洒在他们的脸上。

看门妇人问道：“先生，您在说什么？”

男人：“呵，什么？”他没有听清她的问话。

看门妇人：“对不起，我好象听见你一个人在说话。”

男人：“一个人？我是跟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说话呢。”

看门妇人耸肩：“嗯，是呵，您跟全世界在说话呐！好吧，那您说吧。”转身欲走。

男人：“等等，太太……您知道我刚才说的跟您也有关哪！因为您也是影子部队里的一名士兵。”

看门妇人一愣，迷惑不解地：“你说我吗？”指着前面的公寓大楼，“我是这所房子看门的。”

男人：“这所房子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肋骨的王国，影子部队总部。”

看门妇人：“噢！”指指头部，“您这儿大概有点毛病！这儿哪有什么王国？什么总部？这是一所普通房子，门牌 47 号！”转身边走边自言自语地，“这都是哪儿的事啊，八成喝多啦！”

男人：“是啊，门牌 47 号……这跟我们说第 15 步兵营、第 25 装甲兵团有什么两样呢？可她说这是一所普通的房子……”他说着，朝路边的小贩摊走去……

从 47 号公寓里，传来钢琴声……

男人吸着烟，望着公寓：“哼……门牌 47 号，这不就是吗？……我看你总不能跟我说这个总部不热闹吧……这儿有收音机……有女人唱歌……有个孩子在哭……还有人弹钢琴……男人苦难的伴侣日日夜夜在这儿苦战……多么悲惨！”

公寓里传来孩子的啼哭声和各种嘈杂声……

公寓里一户人家的阳台上，一位妇女从屋里走出来，站在阳台上。她是彼特拉，演员勃劳伍略的妻子。

彼特拉在阳台上晾衣服。

公寓前面的大街上。

男人指着站在阳台上的彼特拉：“看啊，这是我们见到的影子部队的第一名士兵。当然，她长得也许不很好看。”

阳台上。

彼特拉仍在晾衣服，传来屋里勃劳伍略念台词的声音：“哀洛伊斯，哀洛伊斯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……”

彼特拉转身朝屋里望望。

室内。

勃劳伍略坐在一张带扶手的椅子上，他的两个小女孩站在他的身边看他表演。

彼特拉走进来。

勃劳伍略神情痛苦地：“哀洛伊斯……我的闺女们……在我死之前，让我来亲亲你们……”他一把搂住站在他身旁的大女儿，“孩子，要好好地侍候你们的母亲，她是个圣人……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……”他不住地喘息，“她为了我，吃了多少苦……”他忍不住大声地呻吟……

彼特拉站在一旁望着他，缓缓地走过去，搂住两个女儿。

勃劳伍略痛苦不堪地挣扎：“我要活下去，我要活下去……哀洛伊斯，我要报答你对我的恩情……”他抓起茶几

上的一只玻璃杯，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大口，水，“宽恕我，我忏悔……以往待你无情……”他身子一倒，手上的玻璃杯“叭”地一声掉在地板上摔碎了。他的头靠在椅子的扶手上，一只手悬空垂荡着……

彼特拉两眼盯着他……

女孩望着地板上打碎了的玻璃杯：“又打碎了一个，妈妈！”

彼特拉：“是呵，孩子，多糟糕，又少了一个……”

勃劳伍略突然跃身坐起：“一个杯子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表演死，就得像个死。”他狠狠地盯住她们。

彼特拉的画外音：“可是买一个杯子，就得两角……”

勃劳伍略站起身来，双手拉着背带，踱来踱去：“算了吧，我明天就要在阿阁宫大戏院演出《寡妇泪》，最后一幕结尾就是一命归天……会有多少人跟我订合同，哼！全国的演员，没有一个能够像我死得这样精采。”得意地抱起女儿亲吻着。

彼特拉：“别说大话啦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这还假么，我啊，比谁都强。”

彼特拉：“我倒希望人家能让你扮演一个喜剧角色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什么？叫我演滑稽戏……”把女儿放到地上，“太小看我了，我每次演出总有死，‘死’得那么天才，再大的名角，哪个也比不了我。我在阿根廷‘死’过，在秘鲁‘死’过，可以当之无愧地说，我是西班牙舞台上表演‘死’的头牌。……”

彼特拉笑了，转身走去。

勃劳伍略：“你笑我？”

彼特拉蹲到地上，捡起玻璃杯的碎片说：“不，勃劳伍略。不过，你这话我听过十几遍了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你得听上一辈子。”

彼特拉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勃劳伍略：“就为你丈夫是盖世无双的‘死’的表演者。”

他们的谈话，已经引不起两个孩子的兴趣了，她们在一边尽情地玩起来。

彼特拉又笑笑，对勃劳伍略说：“别太自高自大了。”起身朝屋外走去。

勃劳伍略摊开双手：“我？我自高自大，”追上去，跟在妻子身后，“恰恰相反，我是天下最谦虚的人了，虽然我明明知道，总有一天人家会给我立铜像，铜像要塑出死的姿态，因为观众最赞赏我那临死时痛苦的挣扎。”他两只手不断地舞动着，比划着，“两眼往上翻，两手拼命地抓，像我在《悲惨生涯》里表演的那样。”

彼特拉毫不理睬地径直穿过走廊，走进厨房。

勃劳伍略也跟随她走进厨房，在靠墙的一只凳子上坐下来，对妻子说：“再给我找个杯子。”

彼特拉在煤气灶前干起活来。

勃劳伍略催促说：“去，我要塑造出我垂死的姿态。”

彼特拉拿起一只壶递给他：“拿去。”

勃劳伍略接过来一看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彼特拉：“巧克力壶。”

勃劳伍略看着手上的巧克力壶：“嗯，这……给我个克力壶叫我怎么用？”

彼特拉：“一个演员，要有想象力，凭想象就可以当作杯

子。”

勃劳伍略站起身来，瞧了妻子一眼：“哼，是吗？这是对艺术的嘲笑，对表演的侮辱！不过，要真的没有别的东西，那也只好拿这壶了……”又坐下来，镇定一下情绪，“哀洛伊斯！……”顿时停下，又对妻子说，“喏，别让孩子们进来。她们看我打碎了杯子，”看着手里的巧克力壶，“又拿起这玩意儿，要不高兴的……”

彼特拉：“你别大声嚷嚷，她们就听不见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嗯，好吧。”表演起来，“好闺女！你们过来，我死之前，我要亲亲……亲亲……亲亲……”

从楼下传来一阵阵的钢琴声。

勃劳伍略愣了一下，表演被中断了。

钢琴声又消失了。

勃劳伍略继续表演：“……我的好闺女，你们过来，我死之前，我要亲亲……亲亲……亲亲……”突然，钢琴声大作，又打断了他的表演。他压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冲到窗口，对着楼下音乐家维达尔家的窗口，大声地吼叫，“你们过来……你们过来……”转过身来，又望着他的妻子，“他这是成心捣乱！这个，……嗯……混蛋。”把拿在手上的那把巧克力壶，狠命地摔在地上，“好，捣乱就捣乱吧。”

彼特拉望着愤怒的丈夫，呼唤一声：“勃劳伍略。”

勃劳伍略又抓起一把大扫帚要朝卧室冲去……

彼特拉阻止他：“勃劳伍略，人人都有权利做他的工作。”

勃劳伍略瞪着双眼：“你别噜苏……”朝卧室冲去……

彼特拉哀求地又呼唤一声：“勃劳伍略！”

勃劳伍略已经跑开了，彼特拉无奈地只好又开始干她的活儿。

钢琴声在继续传来，越来越急促、宏亮……

勃劳伍略冲进卧室，用扫帚柄狠命地敲打地板……

楼下，维达尔家。

维达尔沉浸在自己的弹奏中……他的妻子路易莎坐在对面的缝纫机前，专心地缝制着裤子。

楼上敲地板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屋顶上的吊灯被震得来回晃动……

维达尔的弹奏被扰乱了，他停了下来，抬头朝屋顶张望。

路易莎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，怔怔地看着维达尔。

维达尔气极了，冲着屋顶破口大骂：“好呵！邻居，你是个粗坯。”报复似地用十指敲击琴键，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弹奏起来。

钢琴发出雷鸣般的轰响……

楼上，勃劳伍略也发狂似地用扫帚柄在地板上乱捣……

楼下，维达尔怒不可遏地冲到窗口，抬头对着勃劳伍略的窗口骂道：“你是个畜牲，你是头猪，是头牛，你是世界上畜牲里的畜牲。”

勃劳伍略也出现在他家的窗前，他探出身来，朝下气乎

乎地望着。

维达尔指着他质问：“嗨！你有完没完？你把房顶都快要捣通啦！”

勃劳伍略：“怎么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维达尔：“好，先生……我，”挥舞起拳头，毫不示弱地，“我让你那莎士比亚的老子……”

勃劳伍略针锋相对地：“请你尊重死了的名人，先生！我可是没提贝多芬是你的爷爷……告诉你吧，我就是要把你的房顶捣通！是的，先生，我要把你那架钢琴砸烂，省得你整天地哐哐哐，哐……”

维达尔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的音乐，哐哐哐？”他简直气得发抖了。

勃劳伍略：“对，先生，哐哐哐……”

维达尔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哐哐哐！哐哐哐！说两遍，怎么样？”

维达尔：“你得向我道歉，先生……”气得不知说什么了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是个流氓！”

勃劳伍略：“你说话要考虑考虑，维达尔先生。”

维达尔：“我说就说了……一个字也不收回。你想听，你给我滚下来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好，下来就下来，等着，先生。”

维达尔：“等着，先生。”他转身离开窗口，望着妻子，“我

的上衣，非跟他拼了不可！”

路易莎边踩着缝纫机边说：“你怎么老是这样的……”

维达尔奔到妻子面前：“什么老是这样，”他指着楼上，“难道我就该受气？有人说，音乐家能驯服野兽，可是，对这条驴就不起作用。”

勃劳伍略家。

勃劳伍略顺手抓起他的上衣，边穿边气势汹汹地要往外走。

彼特拉奔过来：“上哪去？”抓住他不许他出去。

勃劳伍略：“你放开我，这回我叫他的钢琴一个键子也剩不下！”他的火气似乎更大了。

彼特拉：“哪儿也不许你去，你们男人不会办事，我去。”

勃劳伍略固执地：“不行，你得让我把这出戏演完了。”用手比划着，“我刚才捣地板，第一幕；我英勇地走下楼，第二幕；我把他的钢琴砸得稀烂，第三幕。”

彼特拉用手指在他脑袋上一点：“你呀，呆在家里，第四幕。”

维达尔家。

维达尔对着镜子穿上外衣，路易莎站在他的身后，从镜子里望着他。

维达尔又拿起梳子梳理着头发。忽然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，转身对妻子：“他来了，他居然还有脸下来！”正想出去，发现没有打领带，“我的领带呢？”怒视着妻子，“没有领带怎么走得出去。你去吧！”

路易莎温顺地转身走去。

维达尔：“等等。”

路易莎回头望着他。

维达尔忽然改变了主意，向妻子解释说：“你知道要是我去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我忍不住发火……我一定会动手的……”望着自己的一双手，“伤了手，还怎么弹琴呐！嗯——，你明白吗？啊？”

“那你呆着吧。”路易莎转身走了。

维达尔望着她的背影，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嗯！”又回到钢琴前，坐了下来。

路易莎走出房门，看见看门妇人站在她家的门口，出乎意料地：“你好啊！没想到是你。”

看门妇人：“是啊！路易莎太太。房东来了……”拿出收房租的簿子。

路易莎：“真是见鬼，他这会儿来干吗？”

看门妇人：“他是来要这一季房钱的。”

路易莎：“啊！是啊……来要这季房钱的……”为难地，“可是……下月初来收吧！五号吧……”

看门妇人：“嗯！”

路易莎又连忙改口说：“最好是十号。”

看门妇人：“让我去跟他说说去……好在也不只你们一家，还有那些……”

这时，彼特拉走下楼来。

看门妇人又对彼特拉说：“喂喂，我正要到你家去呐！”

彼特拉：“收房钱吗？”

看门妇人：“是呀！”

彼特拉望着路易莎：“我们跟路易莎实话直说，你怎么样？”

路易莎：“这有什么？我缝十五条裤子就够交房钱了。”

彼特拉又望着看门妇人：“没到日子就收房钱是什么意思？”

看门妇人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呢！哼，他要把房子一层一层地卖了。”

彼特拉惊讶得吹了声口哨：“真的？”

看门妇人：“是呀，太太。”

路易莎却毫不在乎地：“卖就卖，只要我丈夫的作品公演了，就没关系……”

彼特拉：“是啊，我丈夫将来一演死人，保管合同象雪片一样飞来。现在他神经有些紧张……”

路易莎：“可不是，安利盖也有点……”

从楼上传来女人哼歌曲的声音……

她们都抬头朝楼上望去……

随着哼唱声，一双穿高跟鞋的脚，一步一步迈下楼梯，那长长的、打满皱折的漂亮花裙子，随着移动的脚步而摆动着……

脚步迈到她们的身旁时，哼唱声停止了，脚步也停顿了一下，然后，又继续迈步下楼……

她们奔到扶梯的栏杆旁，朝楼下望着……

看门妇人用鼻子嗅了嗅：“多么香啊……她象是……”

路易莎不屑地：“再香也没用！”

彼特拉：“罗拉她准付得出房钱。”

看门妇人：“早就付了。派头大着哪！还给酒钱。她说，过去她也是……”

隐隐约约地传来勃劳伍略和维达尔的谈话声……

勃劳伍略家厨房的窗口和维达尔家的窗口正好斜对着。

勃劳伍略和维达尔站在各自家里的窗口，一个朝上仰望，一个朝下俯视，在亲切地交谈着。他们之间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。

维达尔：“要是你把窗户关上，也许就好一点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要是你用最弱音弹，也许就不至于……”回头朝厨房灶上煮牛奶的锅望了一眼。

维达尔：“情绪一激动，就控制不住了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是啊，我有时候在街上也叫了出来！”

走廊的扶梯前。

彼特拉向路易莎、看门妇人使了个眼色：“嘘！你听他们两个……”

她们静静地倾听着……

维达尔靠在窗前：“艺术使我们变得容易冲动，有时候真会把自己当作贝多芬。”

勃劳伍略从窗口探出头：“是呀，当作莎士比亚。”

维达尔：“完全如此。没想到贝多芬、莎士比亚他们两个人的天才就象……就象你我一样。”

勃劳伍略：“是呀，先生，多少有点象啊！”忽然想起灶上煮的牛奶，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……我的牛奶潜了……”转身